



論語徵集覽

十七

□ 12  
3066  
17



門口 12  
號 3066  
卷 17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七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  
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

見壽

集覽卷之十七

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古**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實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得為有知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懷實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不復與辨若不諭其意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不諭其意

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揚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  
**古義**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魯人素仰孔子貨欲招來謁己以為重而孔子不往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孔子不欲見貨故瞰其亡而往也塗道也懷實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也德被天下之謂仁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也朱氏曰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此記仲尼不為己甚而示學者以應世之權也夫道可以通天下而甚高難行之事皆非道也凡有志者必迫有氣者必激但聖人道廣德邵於天下無不可見者義也其往拜所不宜也論曰舊註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

見壽問

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  
避者不終絕也隨時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  
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詰也愚謂似則似矣然若聖  
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  
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土之多而量地

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

**徵**陽貨章朱註義也禮也欲其稱也不終絕也理  
之直也言之孫而亦無所詰也仁齋先生曰似則  
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論句句而議  
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土之多而量  
地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二說或一  
道也不可執一而廢一焉何則仁齋以不為己甚  
為之解是信孟子者也孟子亦對伯夷柳下惠云

不為己甚孟子  
離婁篇

孟子萬章篇

揚雄謂法言五  
百篇

微服過於宋孟  
子萬章篇

爾若固執其說則天下百孔子矣是不為己甚可  
以贊孔子而未足以盡孔子也則所謂昭昭一撮  
欲量天地者亦誰執其咎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雖陽貨猶能為此言三代之士大夫風流可觀乃  
先王之詩教也又揚雄謂孔子敬所不敬誦身以  
信道龜山謂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  
王之道也孔子雖曰桓魋其如予何然亦微服過  
於宋恐文之喪也豈非誦身以伸道邪道外無身  
身外無道亦謂其行合於先王之道也其在孔子

孟子待王驪見  
公孫丑及離婁  
篇

固矣。孔子之於陽貨。豈外道哉。所指各異。而龜山不解子雲之言。且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當以孟子待王驪者待陽貨。是孟子耳。豈可以論孔子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古**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孔安國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

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古義**或曰下子曰二字衍文今從之此明聖人之教人不責性而專責習也言人性氣質其初未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矣學者不可不審其所習焉苟有教以習之則皆可化而入善唯上知下愚一定不移而已矣論曰孔子曰性相近而孟子專曰性善其言似有不同者何諸孟子學孔子者也其旨豈有異乎其所謂性善者即發明性相近之旨者也蓋自堯舜至於途人其間相去奚翅千萬可謂遠矣而謂之相近者人之性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爲相近而孟子專以爲性善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皆就生質論

之而非以理言之也若以理言之則豈可以遠近言哉

**徵**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者性質也人之性質初不甚相遠及所習殊而後賢不肖之相去遂致遠遠也已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得之矣然孔子之心實在勸學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正與此章相發焉上即上知下即下愚學知困學乃指常人故習誠有善惡而孔子之意專謂及學而為君子而後其賢知才能與鄉人相遠已未嘗以善惡言之也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生而知之前篇

十室之邑公冶長篇

符讀書城南詩

如丘之好學也亦同意亦不過於韓愈詩所謂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三十骨髕成乃一龍一豬耳後漢黨錮傳引此而曰言耆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可見漢儒相傳之說已自孟子有性善之言而儒者論性聚訟萬古遂以為孔子論性之言而不知為勸學之言也蓋孔子沒而老莊興專倡自然而以先王之道為偽故孟子發性善以抗之孟子之學有時乎失孔氏之舊故荀子又發性惡以抗之皆爭宗門者也宋儒不知之以本然

荀子作性惡篇

氣質斷之。殊不知古之言性。皆謂性質。何本然之有。仁齋先生辨之者是矣。然仁齋又以爲孔子孟子其旨不殊焉。其言曰。人之性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爲相近。而孟子專以爲性善。可謂善解孟子者已。然孔子之意。不在性而在習。孟子則主仁義內外之說。豈一哉。且孔子以上知下愚不移。而孟子則人皆可以爲堯舜。則孟子亦豈非以理言之邪。大氏孟子之言。皆與外人爭者。豈可合諸孔子哉。

孔子曰泰伯篇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或以爲子曰字衍也。是原思以二語相發。故連記之。豈必一時之言哉。它章亦有若是者焉。豈可拘哉。下愚謂民也。下愚之人不能移。則以爲民而不升諸士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學習所不能移也。初非惡其愚焉。又唯言其愚不可學耳。未嘗以善惡言之矣。何則。以知愚言之。而不以賢不肖言之也。如程子以自暴自棄論下愚。大失孔子之意焉。蓋自有孟子性善之說。而學者以善惡見之。遂曰習有善惡。而至於以下愚爲桀紂之徒焉。又自孟子好辯。而學

者率以言語為教。務欲以言語化人。一如浮屠。至有不可得而化者。則以下愚目之矣。又其意謂聖人可學而至焉。氣質可變而盡焉。以此立說。則至此章而窮矣。故遂以自暴自棄目下愚。其心謂下愚不移。非氣質之罪也。其心之罪也。是皆坐其不知先王之道。又不知古之教法。故失孔子當時之意耳。蓋移云者。非移性之謂矣。移亦性也。不移亦性也。故曰上知與下愚不移。言其性殊也。中人可上可下。亦言其性殊也。不知者則謂性可得而移焉。夫性豈可移乎。學以養之。養而後其材成。成則

書太甲上

有殊於前。是謂之移。又謂之變。其材之成也。性之成也。故書曰。習與性成。非性之移也。學者察諸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古** 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莞爾。小笑貌。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孔安國曰。從行者。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新**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



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古義**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治莞微笑貌言以可大用之道而試之小邑也君子小人皆不可不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之以禮樂嘉子游之言以明前言之戲也朱氏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君子之德在於愛人小人之德在於易使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也小人學道則有以消其暴慢故易使也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也如此後世捨禮樂而任刑殺雖其欲治而可得乎

**徵**弦絃古字通用割鷄焉用牛刀蓋微言也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也而子游不知也禮樂之治

地志載蘇州常熟縣吳公祠即子游也

徒循常法幾乎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爾爾及於子游猶尚弗悟也孔子直戲其前言而不復言其意耳蓋魯公室弱而三家強僭其在當時必有不可得而言者然今不可知其為指何事爾吳有子游祠則子游亦終有悟於孔子之言遂不終為魯臣而去歟後世詩學弗傳則人莫知孔子多微言也則以為驟聞而深喜之辭深味其言豈全無意謂者哉禮樂仁之術也故君子學之則愛人禮達而分定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小人學之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漢時

傳授未失其真者如此焉。後人以當然之理為道。遂刪之。悲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曰孔安國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未無而召孔子。」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新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事，亦無不可改。」

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古義**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未無也。之適也，已止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適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也。蘇氏

軾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論曰：「聖人之仁，天下也。至矣。苟有善心，以向之，則雖叛人，猶欲往。况未為叛人而有向道之志者乎？天下未至於無道，而先以無道視之，引身自退，絕志於斯世者，實聖人之罪人也。」

**徵** 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何晏解也。興周道於東方者，尊王室以號令天下，管仲之事也。而抑三家不足道矣。後人或執孟子以仁義治邦為說，則何必言周也。

見禮記卷之十七

集賢卷之十七

禮記卷之十七

禮記卷之十七

禮記卷之十七

禮記卷之十七

禮記卷之十七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古** 孔安國曰：不見侮，慢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

**新**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古義** 天下極廣之稱，言無處而不然也。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德敷化流，物無不得其所。任倚仗也。上總舉五者之目，此分言其效如此。此亦專以修德之功，夫告之也。言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親疎貴賤靡思不服。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何仁如之。夫子以此答之，則子張

進德之深，亦可知矣。學者以曾子之言甚輕，子張其見亦左矣。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徵** 子張問仁於孔子，亦問行仁政也。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非謂行此五者即仁也。欲行仁政於天下，必行此五者。然後仁可得而行也。故為仁與克己復禮為仁同義。訓為為謂者非矣。蓋必人不侮焉，眾歸焉，人信任我焉，為事有功焉，使人而人不怨焉，而後仁政可得而行也。非有此五者，則欲行仁政不可得也。子張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孔子以天下告者，惟顏子子張耳。師過商不及，豈非才大乎。所以曰過猶不及者，謂各有所

克己復禮顏淵篇

師過商不及先進篇

長短也。傳先王之道于後世。則子張不及子夏焉。至於子思孟子。皆以議論與天下之人爭。故動曰天下天下焉。後世狃見其言。而謂孔子亦爾。殊不知孔子之言天下者。自有意謂也。朱子不知之。曰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可謂窘已。

佛胖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胖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古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寧孔安國曰不入其國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匏瓜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新**佛胖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恐佛胖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揚氏曰磨不磷。涅不緇。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胖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古義**佛胖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朱子曰子路恐佛胖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皂。緇黑色。夫子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以安子路。

之意。匏瓠之苦而不可食者。詩曰：匏有苦葉，是也。言吾非如匏瓠無用之物，無資於世者也。蓋因偶見匏瓠而云然。夫子昔者所言，即君子守身之常法。篤信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己之身，視其疾苦，猶己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嚮之，則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幾乎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為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為學乎？故曰：吾豈匏瓠也哉？而門人於弗擾佛肸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人以夫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

焦氏筆乘說本  
皇疏一通

**徵** 吾豈匏瓠也哉。古來以為苦匏，焦弱侯獨以為星名。得之廣雅曰：匏瓠也。瓠即壺盧，豈分甜苦。詩：匏有苦葉，其葉苦已。豈足以為苦匏之證乎？且所謂繫者，如日月星辰繫焉之繫，以為星名則得，以

維南四句詩小  
雅大東篇

為苦匏，則不得也。且以苦匏為喻，鄙俚之甚。以星為喻，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三代以上，亡論士大夫，雖閭巷兒女輩，能識星緯，故時俗有是諺。而孔子引之，豈不然乎？石氏星經：史記、隋書或曰：瓜瓠，或曰：瓠瓜，或曰：匏瓜。其星近須女。須女，賤女象，掌果蔬蔬菜事。凡星皆以類相從。匏瓜乃匏與瓜，亦為蔬瓠總名。象以命之已。蓋在古言，匏瓜當為二物，以為苦匏，則為一物。是後世之言耳。故知焦說為是也。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

物繫滯一處得之。朱子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之往為鋪綴也。仁齋先生曰：夫子昔者所言，即君子守身之定法。篤信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己之身，視其疾苦，猶己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嚮之，則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幾乎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為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為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於弗擾佛肸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

人以夫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有味乎其言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古**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新蔽，遮掩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

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古義** 蔽遮掩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仁者愛人然不學以照之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也蕩謂徒窮高遠而無所止也知者求遠然不學以講之則離人倫遠日用如佛老之教是也賊謂傷害於物信者守堅苟不學以辨之則害道敗事如尾生苟息之信是也直者不枉苟不學以輔之則急切不寬如子證父攘羊是也勇者好進苟不學以裁之則逆理亂常剛者不屈苟不學以制之則妄抵觸人此言學問之功甚大也蓋六者皆天下之美德然或原于氣質之稟或出於好尚之偏而不能得其正必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成其德則天下豈有大於學問之功者哉論曰學問之功至矣苟學以講之則事有所法偏有所救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迷若徒任其獨智則雖鉤深探頤發天下之秘皆不得其正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若不

請問其目顏淵  
三樂以下並見  
季氏篇

佛老之徒非不窮高極遠然而其所以離世隳倫獲罪於聖人者皆由絕聖棄智祛其見聞也故孔門必以學為入德之要也

**徵** 六言六蔽蓋古語也其它如請問其目行五者於天下三樂三友三畏三愆古人以條目教之以條目守之其為實學可以知己後人輒欲以一槩之論通之不務實故也是蓋其意以一貫為大小事自謂使我在孔子時必與聞之而發其所自得一貫之說以教學者耳豈不妄哉六言之蔽皆在不好學而泰伯篇直之絞勇之亂皆以無禮言之蓋古之學謂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而詩書

禮樂得於身數  
見可陷可罔雍也

子產事見孟子  
離婁篇

漢書刑法志

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則其所以成德者。專在禮樂  
焉。故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是以此以不好學。彼  
以無禮。其旨一也。仁之愚。朱子曰。若可陷可罔之  
類。得之。蓋如子產之。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文帝  
之以笞杖易肉刑。是也。何則。肉刑猶得生。乃有死  
於杖下者。豈非愚哉。仁齋曰。仁者愛人。然不學以  
照之。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專以學為知之  
事。以仁為慈愛。可謂不知仁。又不知學。已知之蕩。  
朱子曰。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得之後。儒掃禮樂  
鬼神而一歸于理。亦蕩已。大臣知者象天。仁者象

地。故其蔽也如此。信之賊。謂任俠之輩也。說者徒  
以害道敗事為解。可謂不得其解已。剛之狂。孔安  
國曰。狂妄抵觸人。得之。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  
勇之體。則勇剛一也。殊不知六言本言六種德耳。  
德以性殊。故有多品。然必學以成之。然後可以為  
德。當其未成德。則性之所近。好之已。勇謂其勇往  
之氣。剛謂性不柔順。本自不同也。仁齋曰。六者必  
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成其德。此後世議論已。  
殊不知學則納身於先王陶冶之中矣。人苟能納  
身於先王陶冶之中。以養其德。則仁知信直勇剛。



皆成其材。足以有用焉。不必救其偏補其弊也。辟如推鑿刀鋸。各有其用已。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古**包氏曰：小子，門人也。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孔安國曰：怨，刺上也。孔安國曰：邇，近也。

**新**小子，弟子也。感發志意，考見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古義**：小子，弟子也。志意興起而易以入于善，觀古今人情風俗之所由，可以從政，可以立教。羣而不黨，心之和也。怨而不怒，情之厚也。人倫之道，得失悉備，故足以得事父事君，博物洽聞，則知識不陋。

而處事有益，此夫子為門人論讀詩之益也。蓋學問不可強作，必非志意興起，則莫以入于善。故以可以興，先之，不知人情風俗之所以然，則莫以施政。立教，故以可以觀，次之，得于詩，則得性情之和。故可以羣，可以怨，而其心溫厚和平，能得明人倫，博通庶物，能得廣見聞。學者苟於此有得焉，則其益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夫子唯許子貢子夏以始可與言詩已矣。則悟詩之難，亦非初學者可驟而至者也。學者知其易亦知其難，可也。

**徵**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後漢去前漢未久而孔說非鄭所能及也。何況朱子乎？大氏詩道性情，主諷詠，觸類而賦，從容以發，言非典則，旨在微婉，繁繁雜雜，零零碎碎，大小具在，左右逢原，故其義無窮。大非

它經之比焉。然其用在興與觀已興者從其自取。展轉弗已。是也。觀者默而存之。情態在目。是也。朱註感發志意者。觀也。非興也。考見得失者。僅其是非之見耳。安可以盡觀之義乎。凡諸政治風俗。世運升降。人物情態。在朝廷可以識閭巷。在盛代可以識衰世。在君子可以識小人在。丈夫可以識婦人。在平常可以識變亂。天下之事。皆萃于我者。觀之功也。書為聖賢大訓。而禮樂乃德之則。苟非詩為之輔。則何以能體諸性情周悉不遺哉。及於興以取諸。則或正或反。或旁或側。或全或支。或比或

類。不為典常。觸類以長。引而伸之。愈出愈新。辟如繭之抽緒。比諸燧之傳薪。取自我者可施天下焉。是興之功也。禮樂典誥。教法不渝。若不有詩以為之輔。則何以能應酬事物變化莫盡哉。此詩之用。全在是二者也。可以羣。可以怨。皆所以用詩之方也。羣。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蓋此二者。皆以興觀行之。無事則羣居切磋。諷咏相為。則義理無窮。默而識之。則深契於道。此非羣乎。有事則主文誦諫。或唱酬相承。以引之者興也。或不言而賦以示之者觀也。言者無罪。聞者不

怒。此非怨乎。朱註和而不流。怨而不怒。皆無關乎詩焉。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皆以興觀羣怨行之。至於多識。乃其緒餘。舊註盡之。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古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古義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正牆面而立。謂正向牆而立。言前後左右皆無所見也。二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修身齊家之道。無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奚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譏夫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也。

**徵**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朱子曰。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仁齋云。二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修身齊家之事。無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何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譏夫苟安於

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關雎耳。二南何啻脩身齊家之事。朱子為不曉語意矣。脩身齊家之事。豈二南所能盡哉。小康大同。不識措語。仁齋亦失之矣。蓋書曰。不學牆面。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言其不學耳。古之學。詩書禮樂。而詩禮為先。二南亦為詩之首。故孔子云爾。且君子生於周世。則學周家先王之道。以成其德。得為周家君子。而二南實可以見周先王教化之盛。自家而國。以及天下焉。故周世學問之道。必由斯始。已後世儒者。狃佛老之習。誤謂學

書曰周官

以成聖人而不識學。以成當世士君子。故所見皆後世窮措大解。如此章。不為二南之為牆面。皆不得其解。妄言云云。可醜之甚。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古鄭玄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但謂鐘鼓而已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古義 玉帛禮之物鐘鼓樂之器本非禮樂之實言人徒視其器物而不知禮樂之德有在則豈足稱其名哉禮可以安上治民樂可以移風易俗豈玉帛鐘鼓之云乎哉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必待其人而行苟非其人則雖儀文無失聲容可觀而無以見禮樂之實也

**徵禮**以玉帛云樂以鐘鼓云皆其大者也故此章孔子為人君言之蓋先王禮樂之道施於己則以此成其德用於人則以此成其俗先王之所以施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者專在此焉然世之人君不識此而徒以悅耳目之具者衆矣故孔子有此言也馬鄭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是此章所主在人君故此解得之朱子以敬和言程子以序和言

皆其家學徒言其理而遺其事焉且敬序和豈足以盡禮樂之理哉至於程子云盜賊亦有禮樂真亂道哉夫三代以下所無而謂盜賊有之可乎是其意極言禮樂不可須臾離之意耳然其人不尊信聖人而吾欲以言語喻其人豈可得乎要之聖人者不可得而及之矣故尊信其道而奉之必有是心而後可得而教之焉乃欲向不信之人而以辨言俾其信之是孟子以後之失也

子白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古 孔安國曰荏柔也為外自矜厲而內柔佞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窬窬窬牆

**新**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古**義厲矜莊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內實柔弱外事矜持故每恐人之知之猶

言蓋色欲溫心欲剛而上之鄙之甚也。此為在位者

臨之而內或有所溺焉則恐人之知之豈可不赧乎。

**徵**色厲而內荏。是主色而言。謂色莊而內不莊也。

不言心而言內。故知其主色而言也。仁齋乃謂色

欲溫心欲剛。謬哉。剛誠美德。然好剛而不好學。其

蔽也。狂未聞古有心欲剛之言焉。仁齋昧乎辭而

造是言。豈非理學之弊乎。

###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古**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

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新**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

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

末篇

**古**義原與愿同。謹也。鄉原以其同流俗。合汙世。鄉人皆稱愿人者也。夫子以其似德非德。反亂於德。

故以為德之賊也。陳氏櫟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徵**鄉原。朱子據孟子為之解。引荀子証原之為愿。

可謂善解已。何周云云。蓋未睹孟子耳。德之賊也。

謂賊德也。言賊害有德之人也。蓋鄉原似有德而

孟子盡心篇荀子正論篇曰上端誠則下原慝矣

非有德一鄉之人皆以為善人是足以亂有德之人則亦能妨害於有德之人故云爾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古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新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

古義道聽塗說謂實無所得而輕聽妄說也棄廢也此夫子歎後世道德之衰也蓋在昔尊道甚篤而不敢容易論之必也躬行心得爛熟融釋有餘於已而後應於人故聽之者有所益而用之者必當其可也及至後世道聽塗說不要其實輕浮

淺露靡然成俗其著書作文肆然談天下之事巧麗富藻雖若可悅然實道聽途說之流要不足尚焉

徵道聽而塗說謂口耳之學也道塗亦喻耳馬融

以為道塗之傳說亦不識言語之道矣德之棄也謂棄德言也德言者謂有德人之言也古者受諸師學而得諸己驗諸其行然後言孔子曰有德者有言古之貴德言也口耳之學雖無所得於己亦言之至於不得於己而言之則無不可言者是人騁其知辨粲然可聽故有德之言由此見棄也朱子曰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可謂失於辭已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孔子曰憲問篇

以為道塗之傳說亦不識言語之道矣德之棄也謂棄德言也德言者謂有德人之言也古者受諸師學而得諸己驗諸其行然後言孔子曰有德者有言古之貴德言也口耳之學雖無所得於己亦言之至於不得於己而言之則無不可言者是人騁其知辨粲然可聽故有德之言由此見棄也朱子曰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可謂失於辭已

古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

**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己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古義**鄙夫凡陋卑汙不見義理者指在位之人而言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或曰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鄙夫之事君其患得之也猶有所顧慮至於患失之則非止報慙醜惡之事無所不為凡其可利於己者雖人之患難國之傾覆皆在所不顧故聖人深惡之庸君以為良臣每近狎倚賴而不不知此皆禍亂之漸覆亡之招也可不戒乎○許昌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己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可見古人解有所本已蓋孔子時俗言何晏時猶在楚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可謂深切痛快已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是後世之論也左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古語也孔子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見壽朋

集賢卷之十七

二十一



亦唯言求富貴之失而未嘗及功名。觀其取管仲。可以見己道者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是所謂道德也。其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亦將以用之於世。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豈無用之謂哉？後世內聖外王之說，淪於人心。而後道德與功名判焉。如孔子時，亦豈無求功名之失哉？然孔子不言之者，功名之不可棄也。故靳裁之之言，亦獨善其身者之言也。其所謂道德者，亦非古所謂道德矣。學者察諸。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匹也。古之狂也肆

四  
式  
齊  
齊  
公  
子  
千

孔子曰述而篇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古**包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包氏曰：肆極意，敢言。孔安國曰：蕩無所據。馬融曰：有廉隅。孔安國曰：惡理多怒。

**新**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古義**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朱氏曰：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朱氏曰：矜者持身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朱氏曰：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時世之變，實憂世道者之所深歎也。故曰：肆曰廉，曰直，皆氣質之偏，而謂之疾，至於蕩

與忿戾與詐則惡而已矣非疾也蓋三者之為疾猶足就此以見其俗之淳朴至於後世則民性習於惡俗而雖斯疾亦無此風俗之所以益渝而不復古也

**徵**或是之亾也或者有也亡無通或是之亾也者無有是也古之狂也肆包咸曰肆極意敢言此解本於孔安國妄抵觸人意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是亦謂世衰而禮廢也朱子曰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乃誤解子夏之言者子夏豈以狂者為至哉理學之失名不當物者如此夫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是別於廉潔之廉然如老子廉而不劌古唯謂廉隅耳稱不欲為廉蓋

子張篇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老子五十八章

後世之言耳論語中言不欲者即後世之廉也矜本矜莊之矜美德也未有以為狂愚之類者矣蓋矜即狷狷或作猥或作矜古字通用耳如鯁矜通用蓋狷或由鯁轉用老而無妻亦自守大過者所為也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惡理多怒惡理或漢時言或有脫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古**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新**重

**古**義  
重出

說微無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

古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包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孔

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

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

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

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古義朱正色紫間色鄭聲鄭國之音雅樂正樂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聽之則能傾覆國家三者

皆似是而實非故聖人深惡之凡天下之事其是非善惡之甚著者判然易見不足以惑人惟夫似

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者人心疑惑足以亂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孔子之所以惡鄉原也

**徵**惡紫之奪朱也此一句譬喻惡鄭聲之亂雅樂

也即告顏子放鄭聲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即告

顏子遠佞人也聖人之道禮樂而已矣故惡此二

者焉學者多以利口之覆邦家為變亂是非是誠

然然所謂是非者苟不以禮為據將何所底止故

後儒益辨是非而是非益不定矣學者察諸鄭聲

之亂雅樂亦其可娛人耳者過於雅樂故聖人惡

之放之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

告顏子衛靈公篇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古**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

**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古義**學者專貴言語而不知尚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言天雖不言然四時自行百物自生道之行亦何待言語焉此欲學者不求於言語而深務其實也夫有實而無言不足以為患以雖無言必

行也若有言而無實則雖巧文麗辭極天下之辨無益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歐陽子曰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脩於身矣不施於事亦可也若顏回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徵**予欲無言朱子有見乎高妙也故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仁齋有見乎平實也故曰學者專貴

言語。而不知貴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殊不知此章本爲教而發也。教者謂禮樂也。夫學者既知貴聖人。豈以言語觀孔子乎。故朱子說非矣。又若仁齋之說。則非夫子不欲言。而欲學者之無言。故夫子姑以是警之耳。且所謂實德者。苟非言以教之。則何以能知之行之而成其德乎。則學者之惑益不可解焉。孔子時語意必不若是矣。何晏曰。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此古來相傳之說。故其言雖淺乎。反得孔子時意焉。蓋先王之教禮樂而已矣。其意以爲言之爲益少也。故以禮樂教之。及孔子

時。禮樂存而人不識其義。故孔子明其義以教之。於是乎學者皆以爲義止是焉。豈知言之爲益少也。不可以廣包莫所遺也。孔子舉一隅以言之耳。及於或稍深切其言以詳悉之也。學者愈益以爲義盡是焉。而不知其猶塵塵乎一端也。害生於是焉。故孔子欲無言。明禮樂之義。不可以言盡也。觀於子貢小子何述焉。則孔子爲教而發者審矣。夫禮樂事而已矣。莫有言語。亦其尊先王如天。故引天以明其不待言而可默識之也。夫禮樂之教。至於默而識之。其義莫有窮盡也哉。噫。二先生之不

知道一低一昂。簸弄聖人之道。以至使學者莫所準則者。豈不悲哉。朱子又謂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是亦謂其相近耳。彼以己言之。故不引天。此以先王之道言之。故喻以天。孔子尊天至矣。尊先王之道至矣。豈以天自喻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古**孺悲魯人也。孔子不知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新**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不屑之教誨告子篇

**古義**孺悲魯人。朱氏曰。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也。張氏栻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徵**孺悲欲見孔子。程子引孟子不屑之教誨。為是不屑之教誨。孟子蓋傳孔門之義云爾。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不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古**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馬融曰子生於三歲為父母所懷抱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新** 期周年也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之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藿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

而宰我不察也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遂行之深責之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抱也又言君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以之無恩欲其有言喪一期既足之意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按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註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今詳本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三年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緇緣母之喪斬衰三年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緇緣

要經不除三年喪終初食猶衣錦此夫子之言也  
 旨美也朱氏曰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  
 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  
 深責之懷抱也通達也夫子不欲面斥其過及宰  
 我既出而深推言君子喪必三年之故而使之聞  
 之蓋欲有所悔悟思而得之也宰我此言其必在  
 於具慶之時乎蓋幼而喪父母與父母俱存者自  
 無此心故或有疑於喪必三年之說若一旦遭大  
 故則自有不能已之至情故曰人未有自致者也  
 必也親喪乎况觀夫子曰今女安則為之則知宰  
 我此時父母猶在夫子之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  
 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苟能知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誰有疑於三年之喪  
 而聖人制為三年之喪者蓋取纜足以報懷抱之  
 恩爾豈以此為足盡其報親之道乎夫子之言甚  
 明白矣禮家以為聖人特為之中制者蓋臆說也

**徵**孔子時當革命之秋孔子之道大行於天下必  
 改禮樂宰我之智蓋窺見其意故有期可已矣之

問是非已欲短喪也言若制作禮樂則期可已矣  
 耳不然三年之喪先王之制也當世之人遵奉而  
 不敢違也况宰我之在聖門豈無故而由此問乎  
 宋儒好自高而輕詆人亾論已仁齋先生怪其孔  
 門高第而有此問也乃曰其必在於具慶之日乎  
 是不得其解而為之回護者也夫禮者緣人情而  
 作者也故孔子曰安則為之後儒不知道故以為  
 深責宰我可謂謬矣宰我曰君子三年不為禮禮  
 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可見孔子時禮樂至重  
 耳故宰我不以它而以禮樂若後世儒者何有此



言乎。鑽燧改火。仁齋曰。今詳本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是仁齋執一部論語。而不信它經。言教至孔子而斬新開闢。而輕先王之道。故作是言耳。且周禮司燿氏。但有變火之文。而春鑽榆柳等說。鄭玄不言。但引鄭司農。何晏亦引周書。按正義。鄒子周書。其義爲一。則其爲鄒衍等所創。亦未可知也。且其意以爲一改火者。豈清明之日邪。本文曰。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則十二月死者。三月改火。輒除喪邪。春夏死者。九月穀升。輒除喪

周禮夏官

邪。本文唯言農時一周改火一周。以明期可已之義耳。亦昧乎辭之過也。仁齋又曰。稻糯也。穀之甚美者。殊不知在田曰稻。刈穫曰禾。去藁曰粟。去殼曰米。米而未舂曰糲。已舂曰粢。皆一物也。而稻爲糯。粟爲秫類。粱爲粟中一種。皆後世鑿家之說。非古言矣。仁齋又曰。夫子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生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苟能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誰有疑於三年之喪。而聖人制爲三年之喪者。蓋取纔足以報懷抱之恩爾。豈以此爲足盡其報親之道乎。夫子之言甚明

白矣。禮家以為聖人特為之中制者。蓋臆說也。仁齋可謂不識禮。又不識中矣。夫三年之喪。以盡子之哀。聖人之心。以此為足以報懷抱之恩。則豈不迂乎。然孔子所以云爾者。迺禮之所取于類為爾。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是制禮之意也。且所謂中者。謂聖人為民立極也。故漢儒解極為中。極者謂聖人立此而俾民守也。宋儒不識是義。乃取理其臆。而欲睹夫無過不及意。仁齋亦爾。予故曰。不識禮。又不識中也。

曾子曰學而篇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

古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

新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己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古義博局戲也奕者圍碁也己止也此言不用心之甚不可也非取博奕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亦以無所用心比之禽獸也

**徵**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漢儒雖笨乎。不失古時意。如此解亦大佳。孔子可謂善識人情已。禮樂之教。亦有此意。博局戲。如雙陸格五類。奕圍碁也。孔子此語。必有所為而言之。今老而無世務者。或以此消日。

或持念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不然者。皆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相傳丹朱。堯作基督教之。或以為舜。教商均。予則謂豈無是事哉。其處朱均。必當如舜於象已。使有司治其國政。則為朱均者。宜無事事焉。無事事。則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奕以制其心。亦或聖人之術然焉。自後世賭博盛行。而諸老先生難解之。乃謂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以余觀之。博奕猶勝於靜坐持敬者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古無

新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古義尚上之也。君子小人皆以位而進退。取捨必由是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亡。小而進退。取捨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為上。則志有所立。而氣有所帥。不依勇而自裕。如也。若勇而無義。則君子為亂。小人為盜。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蓋義之與勇。其趣相似。而實甚殊矣。此子路所以有上勇之問。而夫子有義以為上之說也。

**徵**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是問以上勇。答以上義。蓋欲其以義裁勇。故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皆謂素有

孟子浩然氣公孫丑篇

古曰尚書仲虺之誥

勇者也。仁齋曰：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  
 亡。小而進退取舍。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為上。則志  
 有所立。而氣有所帥。此援孟子浩然以解此章。殊  
 不知孟子言義以生勇。自與此章不同矣。且所謂  
 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古曰：以義制事。故勇者以義  
 制其事。則雖勇不至為亂盜也。仁齋乃謂義與勇  
 相似。可謂謬己。勇德也。義道也。豈可為似乎。皆昧  
 乎古言之過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

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遜以為勇者。惡  
 訕以為直者。

古包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孔安國曰：訕  
 誦毀。馬融曰：窒窒塞也。孔安國曰：微抄也。抄人之

意以為已有。包氏曰：訕謂攻發人之陰私。

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  
 作。故夫子惡之。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

訕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一不愛。則  
 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

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  
 也。惡人也。

古義：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  
 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訕誦毀也。窒

塞也。邢氏曰：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也。稱人  
 之惡者。薄也。下而訕上者。逆也。勇而無禮者。暴也。

見等門

果敢而窒者枉也。故夫子皆惡之。夫子又反問子貢以發其意。此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平也。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人自以為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易簡而

易知易從。豈不大哉。  
**徵**惡稱人之惡者。稱揚也。揚言之也。君子豈絕口不言人之惡乎。至於揚言之以播於衆。則惡之。朱子曰。無仁厚之意。仁齋曰。薄也。皆不識稱字之義。居下流。再見子張篇。彼謂身為逋逃。藪辟諸衆流所歸焉。此亦謂身為衆惡人所歸會者。大氏訛上者。冀有以規箴挽回上意也。若其身既為衆惡所

歸湊者。是衆所賤也。雖有所謗訛。亦不足以規箴挽回上意。徒以扇動民怨。以生禍亂耳。故不言下位而言下流耳。世人不解。徒以為居下而訛上。非矣。夫下民怨咨。情之常也。聖人豈惡之乎。稱揚人之惡。居下流而訛上。皆可以增薄俗。害政治。故聖人惡之。勇而無禮者。果敢而窒者。皆必至為亂。故聖人亦惡之。窒。馬融曰。窒。窒塞也。邢昺以為窒塞善道。然此與無禮一類。止當言其人。未必言其事。從馬融可也。微。孔安國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朱子曰。微。伺察也。然遍檢字書。無此義。微。僥

同。僥幸亦抄取之義耳。蓋微訓伺察。乃朱子以其意爲解者。後世之見也。孔子時猶以政治爲道。故善出謀慮爲知。後世則以學問爲道。故無所不知爲知。故訓伺察。非古義也。訓抄爲得古意。微以爲知。謂抄取人之嘉謀善慮。以爲已知者也。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平也。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人自以爲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易簡而易知。易從。豈不大哉。仁齋此言。真理

學者流之言哉。大氏世所謂道學先生。岸其憤呻吟。以求程子所謂意味氣象者。如此言。豈不鑿乎。殊不知子貢所惡。惡似是而非者。亦與孔子惡鄉原鄭聲利口同焉。但孔子所惡。惡害政敗俗者。所關係者大焉。是仁也。子貢所惡。惡亂德者。所關係者小焉。是知也。知勇直皆美德。微不孫。訐以亂之。然比諸孔子所惡者。無害政敗俗之事。此孔子子貢所以殊已。仁齋不知而爲之解。可醜之甚。且自不知其不善者。是無意爲不善。聖人豈惡之乎。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迩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

古無

新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古義待士君子者交之以忠信接之以禮義務在盡已而已矣唯女子陰質小人陰類不可迩之亦

不可遠之苟失其所以御之方則家道或自此壞焉故戒之

徵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小人細民也女子以形

事人者也細民以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故

迩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古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

新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古義朱氏曰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孟子曰可欲之謂

善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為人可欲而不可惡者必君子也可惡而不可欲者必小人也鄉人

皆惡之猶有可言者至於無往而不見惡則其無善狀可知矣

說徵無





